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

“大家丛书”

YISHENG WEI HONGLOU
JIEMENG

周汝昌传

杜雅萍 著

一生为红楼解梦

红楼探佚、诗文鉴赏、书法理论，他一生著述皆为阐释中华文化之大美。尽管遭遇无数坎坷，他始终没有放弃《红楼梦》研究。

ZHOURUCHA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
“大家丛书”



周汝昌传

一生为红楼解梦

杜雅萍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为红楼解梦:周汝昌传/杜雅萍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大家丛书)

ISBN 978-7-214-05604-7

I. 一... II. 杜... III. 周汝昌-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045 号

- 书 名 一生为红楼解梦——周汝昌传
著 者 杜雅萍
责任编辑 张 凉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通州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插页 4
字 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04-7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津门水乡少年	1
1. 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	1
2. 碧海红桑系我思，旧时风土几人题	3
3. 藤荫侍砚墨香幽，艳说红楼拟旧楼	5
4. 顾曲余家汉季遥，至今犹忆玉长箫	9
5.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	11
6. 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	13
第二章 南开高中	16
1. 深夜步行期抗敌，敝衣曾结满襟霜	16
2. 谈红说梦风华在，晚步霞天照影来	18
3. 轮上枪声划破空，分明水寨事重重	20
第三章 沦陷期的苦闷	25
1. 日寇投降喜讯来，万民欢庆笑颜开	25
2. 平生知己论师友，最忆清州一倦驼	27
3. 姻缘伦理家常旧，难比西洋“恋爱”新	30



目 录

第四章 学术之路从燕园起步	33
1. 书生弄笔似寻常,奖学年年赖主张	33
2. 学得洋文好镀金,百年时尚到如今	35
3. 柳影中涵绿鬓姿,湖波如旧认涟漪	37
4.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39
第五章 川中任教足风流	47
1. 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	47
2. 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	49
3. 一证《红楼》百事丛,当年辛苦倍贫穷	53
4. 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	58
第六章 祸福相倚入京城	65
1. 谁料吉凶难定数,几多甘苦渐知愁	65
2. 夏商古玉风尘里,多少精光落土泥	67

第七章 卷入“批俞批胡”风暴	75
1. 莫看胡俞是与非,中华文化路难迷	75
2. 轩盖招邀礼数崇,垂青原是为批《红》	82
3. 想见当年豪侠气,检书看剑一题诗	88
4. 廿年竣坂负盐车,世有钟期始有俞	93
5. “红”事般般奥万重,可怜双罪两无功	98
6. 爱词耽句同谁诉,三契心缘一寸存	103
第八章 探访曹雪芹行迹	114
1. 却忆郊西承泽苑,展春盟社久沧桑	114
2. 山村水谷游踪罕,或由奇人曳杖行	118
第九章 风雨十年	130
1. 一入牛棚事事奇,晨昏认罪念文词	130



目 录

2. 干校惊雷万众疑,书生“何术”递文词	134
3. 芹书白璧陷青蝇,斥伪存真百计营	139
4. 痛语更求重造化,商量脂砚到湘云	143
第十章 国际红缘	151
1. 书生哪比外交官,小议红楼学者欢	151
2. 绣衣出使剧光荣,其奈人乖我位轻	156
3. 天下奇才何可记,为《红》不碍笔殊途	160
第十一章 岁华晴影	165
1. 春愁依约宫墙柳,锦绣京华事事新	165
2.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 ...	171

第一章 津门水乡少年

□ 1. 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

——生遭大变革时代

晚清，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进入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仍未完成，动荡的时局、激变的文化，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也造就了一大批中西兼修、贯通古今的大学问家。要了解周汝昌一生的学术追求，先得知晓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

周汝昌出生在 1918 年，在五四学人系谱中属于较晚一辈，他的生平际遇和思想观念深受时代的影响，“我的时空都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末细小”。

周汝昌幼时时局动荡，军阀割据，那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奉军”“败兵”等名词连乡下的小孩子都很熟悉。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国共内战，战火所到之处，倒霉的都是平民百姓，周汝昌家也不例外。政治上的混乱和腐败让很多知识分子将才智贡献在公共事务方面，也让另一些知识分子产生远离政治是非的念头。周汝昌无疑是后者，大概与他幼年时的经历有关，“其他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无缘听



到,更谈不上理解与吸取,甚至亲聆老农民对时局所抒发的感慨:这号人,弄不好,还得出真龙天子才行!”

从文化上讲,五四以来的西化思想和西化实践如巨轮滚过中华大地,现代化观念深入上层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破坏日甚一日,就连那些号称保护传统的人,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摧毁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将线装书扔进茅厕30年,抱着强国信念的西化派认为中华祖宗几千年的一切都不行,都该扔掉、毁掉,必须照搬西方才能生存。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鱼龙混杂,那些躁动的、杂乱的、肤浅的、庸俗的、无聊的、具有吸引人眼球的、夸大其词的救国方略跟北洋政要一样,走马灯般流行一阵,去年还是时髦,今年可能就过时了。这是周汝昌年轻时代的文化现象。周汝昌并不反对现代化,他所反感的是那些盲目的数典忘祖的西化。

周汝昌年轻时,中西、古今交替的社会现象特别能说明当时中华大地的变革和动荡。那时除卖力气担挑小贩的男子主要穿长袍外,只有在家才穿两截衣(现在是正装,那时是家居服),在正式场合穿两截衣见人是不可以的,那是无礼的表现。每逢年节喜寿或专诚拜会,必加马褂(清代礼服),戴帽,即便是店铺掌柜的与学徒的,亦无例外。过年了,连木匠师傅也要换一身新布衣,有的还要换袍褂。见面打招呼,有称谓,有问候致敬之言词。

妇女的讲究更多。四五十岁的女子,出门坐轿车,要穿裙子,须将两腿遮住,不然就很“放肆”,被人瞧不起。未婚女子梳大辫子,走路风度须端静规矩。平时不出门口,也避生人——不会有嬉笑打闹、随便自由的姿态。

到了30年代,方有女子剪发的。剪发需有相当的勇气,

短发的女子被称为“摩登”(modern之译音,用时很少敬意),年岁大些的人很看不惯,气愤地评论:“可难看死了,活像水陆上画的!”“水陆”专指僧人为丧家做佛事时棚内悬挂阴司地狱画屏,女鬼才披头散发!中华妇容,头髻最为重要,梳头与针线活计,是品评少妇为人的标准。现在针线和发式,都有专业人士操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讲究了。周汝昌在描述30年代天津市容时写道:

到市里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发烫弯儿,穿的单旗袍紧箍在身上,讲究露大腿,露“曲线”……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20世纪是一个变化多端、趋新盲从的时代,那些抱残守缺的文化人便显得另类和不合时宜。周汝昌是个认真的人,认定的事情便会坚持。他坚守故国文化,宣扬中华文化之美,也深受特殊时代的影响:

我不新不旧,又新又旧。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悬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点,处境尴尬得可以。我非圣贤,也不是英雄豪杰,就是这么十分寒伦的出身。“现身”说“法”,这是掩饰打扮不得的。

□ 2. 碧海红桑系我思,旧时风土几人题

——生长在咸水沽水乡

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即七十二条水流,于是沽畔乡镇多



因之得名。周汝昌家乡咸水沽便是如此。咸水沽位于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在古海河东南岸，这里是天津八大镇之一。明朝时，咸水沽隶属于河间府静海县，清朝雍正年间，改属天津。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东南岸，为退海地，经历了亿万年的大变迁，当地远古时代的“贝壳堤”遗存诉说着沧海桑田的亿万年大变迁。

退海地，即海滨赤卤之区，俗称“盐碱地”，本是寸草不生之地。不过这种土壤经引淡水灌溉，即变为十分肥沃的良田，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实即由此得名。

小站是晚清袁世凯练兵所设许多大站、小站其中之一，后来便转为一个地名，其他站名皆不彰，或归消失。而小站稻者，渐渐转为泛词，包括今津沽一带的水田。这里的民户相对而言是富庶的，赤贫户甚少，与内陆的真正农村迥然不同，不像 20 世纪初年北方农村破产的困苦景象。因是鱼米之乡，这里几乎绝大多数人家能吃得起这种小站稻。

这里遍地是小河、小溪、小汉，很多古老的干涸小水道遗迹也多得很。有水之处，芳草碧芦，菜畦绿树，一望无际。虽不若江南的小桥流水或水巷高桥的风格，自然环境之美，总令曾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思念。

咸水沽水一点也不咸；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水却苦而不甜，相映成趣。咸水沽何以得名？有一种传说是，这里因涵水最多，故名“涵水沽”，涵、咸两字古音相同，久而久之，就讹“涵”为“咸”了。也可能临海有渔盐之利，故名咸水沽。

周汝昌对从小生长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称自己为“村童”，上学后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到乡下踏青。在日益都市化的时代，出身村童，难免被人讥为乡下人，周汝昌对此持

相反的观感。他不喜欢西化的城市，最怀念的是生养自己的水乡。在自传中，周先生写他早年对天津城的看法说：“我十多岁第一回从家里进入津市（乡语叫‘上卫’，还是明代的遗词），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喜欢这种洋式都市。”

天津是水陆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运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丰物富，风俗奢华。在清末北洋大员的全力经营下，天津成为北方最洋化的地方，洋楼、柏油马路改变了青溪翠苇、绿树红墙。

周先生回忆说：“都市的一切，对一个村童来说当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感觉是烦闷，不快活。那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晒，发出一种令我十分难过的气味和刺目的反光，我有窒息感与沙漠感——这一切总括起来就是把人和自然尽其可能地都隔离起来，我所熟悉习惯的水土忽然都变成了洋灰、砂砾、砖头、沥青……我很难承受这种巨变。”

大自然对咸水沽如此厚爱，这里的人们生活相对富足，理应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比起人杰地灵的南方，这里能数得上的文化名人却十分有限。当地人禀赋资质很高明，只是难成大器，差不多都是失学失教所致。原来在 20 世纪上半期，这里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无人重视，也没有人倡导发扬。每思及此，周先生就会感慨叹息。

□ 3. 藤荫侍砚墨香幽，艳说红楼拟旧楼

——热爱小说的家庭

周家非官宦人家，也不是书香门第，而是靠货运起家的



商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咸水沽一带“起家”的都是养船户。周汝昌的伯祖父周锐，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后来自立门户，通过辛苦劳动，置办了大船。周家的船走渤海，以运贩关东的粮、米为主，辛苦而担险，也因此有丰厚的利润。有了钱，自然要置办产业，买房置地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投资手段，周家也不例外。周家的地产不少，却没有佃户，也没有粮租——因为地是海滨沿子的盐碱地，不能耕种，只有小片浅水处，生长着可以换钱的芦苇杂草。所以说，周家是船户并不确切，应该是草洼子主。租户割了草归他所有，纳草为“租”。收了草，须有个地方存放，于是家里有了一处存草地，后来成了咸水沽的一处风景——草火（柴火）园子。

却说周锐发家后，心疼胞弟周铜（周汝昌的祖父），说跑海船太不容易了，不要弟弟再去受罪，安排他在家里照管。有这样宽厚的哥哥，周铜才能过舒适的文学生活。他见草火园子里有一棵明末遗存的古树，因地制宜，引泉搭桥，堆土作亭，还盖了一座小楼，名之曰“爽秋楼”。又因内供魁星，亲友赠一匾曰“旭升阁”。雇了伙计、把式，看园子，管花木，竟然经营得颇为可观。庚子（1900年）那年，此地为日本军占驻，在日本人眼里口里，“修家”（日语把“周”念成“修”）花园堪称一景。但家里人始终只叫“草火园子”。

周家的草火园子风光极好，据周凤玲（周幼章孙女、周汝昌侄女）回忆：

已是50年代初，园子里像花园一样。那株古藤占满北面半个院子，枝叶浓密茂盛。它的主根直对北屋门前，屋前有很高的房台、台阶，走下来可以看到古藤是由几棵枝干拧在一起的，麻花一样地爬

上架。四周的架子用木料搭成。地上四周用木栏杆围着，有出入口。这株古藤，春天吐嫩芽，小叶是浅绿色的，开花时，一串串像葡萄一样往下垂。外面洋槐树叶开一串串的白色花，但没藤萝花串密，浓浓的花香飘向院外，也是藕荷色，引来满院蜜蜂。开出的花放上白糖烙饼吃，又香又甜。等花落了，进入夏天，虽然叶子长大了，还是和其他树叶不同，总是浅绿色，叶子亮得闪闪发光。由于叶子都长大，显得更密、更厚。如外面下小雨，孩子们不愿呆在屋里，都在藤萝架下玩耍。秋天，一串串的花瓣都结出长长的像大豆角一样的果实，密密麻麻。到深秋时，大豆角自己就会爆开。夜深人静时，只听院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白天，我们用布缝的口袋去捡好多爆出的豆子。这种豆子真有意思，就像一个个大黑扣子，又圆又亮，光滑好玩儿，又像围棋子。

藤萝架前摆放一盆花盆，不是泥盆，是瓷套盆，养着采莲、万年青之类的花草，有开花的，也有四季常青的。还有一大盆百年铁树，花盆两人搂不过来，每年长出两层叶，像针一样尖，扎手。树身像鱼鳞一样，一层层特坚硬。听说它的叶子能治病。过去没医院，有谁得肺病吐血，就来讨铁树叶。到了冬天，几个人搬不动它，就在门槛上架一块木板，慢慢移到屋里。转年春天，又用同样办法移出来。父亲认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爱护，按时浇水，一直养到“文化大革命”。

北屋靠西边有一棵国槐，长成两层。上面朝上



长，中间又长出一层，朝下长得像个大雨伞。西屋窗下的那棵国槐每年修剪，站在树底下，望不见天，小雨也不会漏雨。东屋那面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开浅绿色小花，夏天结的果实像端午节包的小粽子，长出几个角来，是红色的，又像花椒。树皮光滑、干净，什么虫子也不生。原来南面的大荷花缸，里面开着粉红色荷花，以后便消了，还种了很多草花，各色都有。（转引自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漓江出版社，2006年）

周汝昌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子的旧事，听得人无限向往。那时候园子可太好了，花草树木好看极了！每到花盛开时，祖父总是把全家各院的闺女媳妇们叫去，一齐去看花。年轻女子们听说，都要打扮起来，真是花团锦簇，老祖父见子侄辈来了，十分高兴，带领着各处游遍了。每次讲到这里，母亲感叹说，那真像《红楼梦》啊！

这是周汝昌最早接触《红楼梦》，母亲的深情回忆加上草火园子的美丽风光，让《红楼梦》在小小的周汝昌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母亲常讲《红楼梦》如何如何，恰好她正有一部《石头记》，周汝昌决定试着看看。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觉得沉闷乏味，因为母亲这部书，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那时候周汝昌还不知道《红楼梦》正文真正的开始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因此试了多次，就放弃了。

小时候，周家除了有《石头记》外，父亲周景颐（号幼章）喜读《三国》，炕桌上总有一部《三国演义》，有插图。小孩子喜欢看图画书，周汝昌常常翻看，但他对图画的兴趣多于文字。父亲还在西邻的文华书局买了一本通俗节本《小三国演

义》，周汝昌觉得这小书也很可爱，可是对内容仍然不感兴趣，他自小不喜欢争斗的故事。

周汝昌三哥（名泽昌，字雨仁）是个小说迷，买了一大批闲书，多是小字石印本，武侠类、济公传，杂七杂八。那时候，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花钱买闲书被大人知道了，会被说为不务正业，因此周泽昌像宝贝一样将自己的收藏锁起来，周汝昌也未能读到。

虽说周家有“小说之趣”，但母亲的《石头记》版本不好，难以读下去，父亲的《三国》不合周汝昌性情，三哥的收藏周汝昌也没有见到，他与《红楼梦》的缘分还是要到中学了。幼时的周汝昌，受家学影响最多的却是曲艺与音乐。

□ 4. 顾曲余家汉季遥，至今犹忆玉长箫

——音乐世家

周家辈辈酷爱音乐，也出天才。周汝昌早逝的大哥会拉胡琴，其他三位兄长，无一不是性喜吹拉弹唱，对他的影响非常巨大。

周汝昌二哥吹箫最为擅长，家里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箫”。他也能拉胡琴，但不肯轻动，自认为此非所长，怕被人取笑，可见标准之高。还有一事同样重要，他二哥在欣赏方面特别有品位。须知，周汝昌的二哥在银号学徒，日日与算盘铜钱打交道。京剧四大名旦中，他最喜欢程砚秋的声韵清雅刚秀，柔而不靡，纤而不巧，顿挫跌宕之妙过于三家。

周汝昌的三哥天生一副好嗓子，唱余派老生，味厚，人人称赏；也是一把好胡琴手，他置备的唱机，数量可观，还有多



种曲种的唱片。不能去戏园子听戏，他便在家里通过唱机细细玩味名家的丝竹鼓板、声腔字韵。这对周汝昌的音乐熏陶十分重要。

周汝昌的四哥迷上了“梅大王”的唱片和他的琴师徐兰沅、王少卿。他能将唱片译成极好的简谱，用工整的小字抄成一大册，投稿上海《戏剧旬刊》，多次发表。周汝昌的堂兄弟（住在西院）中喜欢戏曲的，只有一位堂兄，那位堂兄工于胡琴。

每到夏天夜晚，大家都来草火园子乘凉，这里是演奏乐器的好地方。周家子弟各有擅长，能在一起演奏也是邻人羡慕的事情。兄弟子侄各显神通，爽秋楼传来的笙笛竹乐大合奏，如天乐飘来。老街坊们夏夜说起周家，常常说，那是“一家子”的“乐班”。这是村镇人家少有的家风，周汝昌就是在此家风中长大的。

周汝昌在自传中写了最早参加“周家班”乐队的趣事。那也是夏夜，年方数岁的周汝昌将睡未睡，忽听院中来了许多人，说是西院里有来演奏了。一时乐声悠扬，满庭满室都是乐声。周汝昌高兴极了，困意全消，央求母亲过去看热闹。母亲等人把他用被单子裹起来抱到院里。那会儿，他还不会弄丝竹呢。一位本家侄儿（比他大好多）递给他一个瓷碗、一根竹筷，让他“击节”（打拍子），小小的周汝昌认真敲打，居然敲得合拍合韵，还得到了称许鼓舞。

这是他平生首次参加音乐会。

周汝昌一生痴迷戏曲，是一个资深票友，这与他的家庭教育有着深切的关系。他小时候，母亲爱唱《春秋配》（讲的是明代书生李华与两名女子姜秋莲、张秋鸾之间悲欢离合的大团圆故事）。母亲那悠扬的声音，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烙下深深